



宏章闲事

□ 汪素

宏章比我们大几岁,插队那天晚上,他是我们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带路人。

宏章放鸭,众口交赞,当然他还有许多事,让人似信非信。

他易激动,遇事不服输,爱与人争上下,这就有人常常有意逗他,寻他开心。

一次早饭,几个小青年捧着粥碗串门来到一人家,宏章也正捧着粥碗在这家院子里。粥吃得差不多了,有人看着这家堂屋旁边的窗户,说他会变魔术,站在窗里,能把窗外的碗拿进来。大家顺着他指的窗子看去,窗框外装着指头粗的铁条栅栏,手掌可侧着在铁条间进出,怎容得下一只碗?大家说不信,宏章尤其不信,把手伸出窗外晃晃,翘着嘴说你能拿过来,这个碗归你,要是拿不过来,你的碗归我。这人说,我能拿过来,但你肯定不能,不信你先试试。说着他拿过宏章另一只手抓着的碗,走到窗外要宏章接着。宏章接过碗,怎么往回抽都不行。那人笑了,说看我变,边说边把众人往外扯。众人明白了他的意思,都笑了,说我们上工去了,你一个人变戏法吧。几人笑着离开了院子,顺手把院门拉上。宏章一下子明白上当了,骂了一句你们这些促狭佬。可拿着的碗怎么也抽不回来,除非把碗丢在窗外。窗户有大半人高,这碗丢下去,能不碎?宏章可舍不得印着花边的三泓碗碎了,再说,这碗还是叔叔六爷家的,他是在六爷家跟趟吃的。

就这样,窗子的铁栅栏外,三泓碗在宏章的两只手中倒腾,就是回不到窗子里面。直到宏章的喊声让一位路过门前的老奶奶听到……这件事,让队里的大人小孩说了几天。

头回在电子城撞见那姐弟俩,是去年的初冬。风里裹着些凉,吹得电子城门口的塑料幌子晃悠悠转,我揣着想买些零碎电子产品念头的往里走,脚底板踩着地缝里积的灰,咯吱咯吱响。姐姐守着个玻璃柜台,里头摆着些耳机、充电器,亮晶晶的像撒了把碎星星。我说要几样配件,她扒拉着柜台看了圈,笑着朝后头喊:“弟,你下来给这位大姐找找!”

没一会儿就听见楼梯响,噔噔噔的,一个后生从楼上下来,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,手里攥着个纸盒子。他也不说话,就蹲在柜台边,一样样往外掏配件,缺了样就又噔噔噔跑上去,来来回回好几趟,额头上沁出些汗,也没说句烦。姐姐在一旁搭话,说这弟打小就实诚,帮人办事不偷半点懒。姐弟俩说话不用遮遮掩掩,语气里的熟稔,像冬日里灶膛里的火,不烈,却能烘得人心暖。我当下就加了弟弟微信,想着往后再买东西好找他,可日子一忙,也就渐渐搁在了列表里,只偶尔翻到,还能想起姐弟间温暖的互动。

再去电子城,是今年的仲秋,“秋老虎”的余温仍未散去,陪老公手机转接头。老公攥着手机,跟三家店铺的老板解释,唾沫星子飞了不少,要么老板皱着眉说“没听过这型号”,要么摆摆手说“不卖这零碎”。走在满是电器的过

我父亲三十岁有了我,在村子里已经算是迟龄了,他说当年的他有段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。当我三十岁时,家里人更是急得团团转,父亲每次电话来就会说起让我抓紧完成人生大事,生个孙儿,他脸上才挂得住。

一个半辈子没走出县城的农民,日子过得颠三倒四,倒是把面子看得这么重。

我比父亲晚一年有了孩子,但总的来说也是有了一个交代,现在我是一个儿子,也是一个父亲。儿子的出生为两个家庭带来的欢乐,是无法用

——这事,是别人告诉我们的,我信。

村子前的那条无名河,蜿蜒在生产队的田间,一条与它交叉的小渠穿河底,从河的对边伸出来,载着满腹渠水流向大田。穿过河底的部分由几节水泥管连起来,在用水的日子里,水从一边渠尽头的水泥管道斜斜地涌进黑黢黢的河底,再从不宽的河对面的渠里出来。在不用水灌溉的日子里,渠道是空的,只留下渠边的枯草、浅浅的枯水和一层淤泥。有人说河底的管道里定是有水有鱼的,鼓动人钻进去看看。大家互相看看没人应答,可居然就有人愿意进去,他就是宏章。这无疑是在探险,里面的管道一定是黏滑的,进去了出不来怎么办?有人说用绳子系上,约好有危险把人拽出来……脱去外套的宏章从一边慢慢钻进,岸上的人手掌都沁出了汗。一会儿,居然看见宏章无惊无险地从另一边的渠里钻出来了,只是衣服沾了许多泥水和绿苔。里面有什么?除了腥气的浅水,啥也没有!人们瞪大了眼睛,对钻渠进出的宏章充满了敬意,也为他惋惜,小鱼小虾也没抓住一个。后来,人们总拿这事说他,夸他勇敢。

——这事,是别人告诉我们的,我似信非信,河底下管子里的水哪去了?

宏章说他会捉麻雀。他告诉我们,那年冬天的西北风吹得大地冰冷,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尖叫,麻雀们都不知躲到哪去了。晚上,他带着手电,到屋后的竹林里去。一丛丛竹子挤在一起,密密匝匝,一边临屋,一边靠河坎,河坎很深,竹子顺河坎长了过去。风一阵紧一阵松,他觉得竹林里应该有麻雀的,就钻进竹林,打开手电向竹丛上方照去。果然,竹叶密处蹲着麻雀呢,一只挨着

一只。他把手电别进裤腰,双手抓住竹竿猛烈摇晃,麻雀们一下子都懵了,爪子离开竹枝,又被猛烈抖动的竹枝弹打,展不开翅膀,纷纷落地,蹦着叫着,成了他的收获。“怎么吃的?”“斩碎了,包饺子吃。”“这一嘴的骨头碴子,不硌牙?”

——看他得意劲儿,我们将信将疑,也许他说的是真的。

还有一事,真是真的。一个雨天,没出工,宏章晃进知青屋。有人逗他,说能变戏法,让你站着站着就睡着了。他当然不信。我们拿出一个事先做了手脚的碗,在里面倒些水,要他跟着对面示范的人做动作,示范的怎么动,他就怎么动,心要诚,定能睡着。他肯定不信,于是端着盛了水的碗,把碗紧贴胸襟放在下巴下,紧盯着对面的人看,对面的怎么做,他就跟着做。只见示范的把指头伸进水里,抽出,弹了弹,把手指伸到碗底,在碗底上摩擦,再在自己脸上画画,先画八字胡,再画下巴……这样,宏章的脸上就长出了黑墨画的胡须,观看的人都憋住笑。宏章说,我没睡呀。示范的说,差不多了,出去晃一下,回来就要睡了。旁边的人拿开他的碗,拉住他就往门外走。一出门,人见了都哈哈大笑,笑得宏章疑了心,把手指一看是黑的。旁边的人这才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宏章自己也黑着脸笑了起来,连忙跑回知青屋,拽条毛巾就擦脸。有人问他,睡着了没有?他嘴一撇,不理人家。

后来,六爷帮他寻到了婆娘,再就有了孩子。我离开东团营后,就再没见过他。

前几年,国庆期间,我又去了东团营,见到了好多人,就是没见着宏章。有人说,他很忙,做瓦匠呢。做瓦匠?每天约人搓麻将,现在不知道在谁家呢,当然见不着他。

没见过宏章,有点遗憾,他现在一定很好吧。

他不是在售你东西,而是在竭力帮助你选购适合你的物品。

在他摊位上选好东西付完款要走,他突然说:“你们拎着沉,我帮你们寄回去吧,省得路上费劲。”说着就拿出手机和我加微信好友,好方便我把地址发给他。我掏出手机一扫,才发现咱们早就是微信好友了,他就是我要找的实诚的老板弟弟!不禁感叹这份神奇的缘分。两次遇见,两次都被他的实诚暖着。

生活从不是刻意编排的剧本,而是无数“恰好”串联的旅程。我与老板弟弟的这份不期而遇的缘分,恰是生命最温柔的提醒——每一次相逢、每一份善意(如他主动帮忙邮寄的贴心,跑上跑下帮忙找配件的实诚),都是时光为我们筛选的“有缘馈赠”。

购物时的顺遂,重逢时的惊叹,这些细碎的好,就像蒸馒头时飘出的麦香,不张扬,却能凑出生活的温度。其实人生的珍贵,从不在遥远的“盛大时刻”,而在珍惜每一次当下的遇见:珍惜萍水相逢却予人便利的善,珍惜每一段让心灵舒展的经历。当我们带着感恩接纳所有“该遇见的遇见”,便会发现:生命中的每一步巧合,都是在为我们铺就一场充满暖意的旅程,而那些路过的人、经历的事,最终都成了滋养心灵的光。

走会跑时,只要一出大门,便听到各自坐在家门口的老人,一个劲地喊着儿子小名,逗着他,招呼他过去玩耍。儿子也不扫兴,跟老人们熟悉后,个个都交流得起来,咿咿呀呀的,经常让老人们止不住地笑呵呵。

老人们总说儿子“赚得很”,这是“可爱”的意思。大年初一,按照这边的风俗,要到每家串门送上祝福。我们带着儿子一家家拜访,到了哪家,哪家老人便一个劲地喊着儿子小名,拿着糖逗他。我发现,庄上还真是只有儿子一个这样一岁的小孩。

三嫂是我亲家的三嫂,我随他们叫三嫂。三嫂是地道的东北人,从辽宁嫁到黑龙江。用她的话说,绕来绕去,也没绕开黑土地。初见三嫂是晚间。她站在酒店一楼楼梯口,一袭秋香色的绸面旗袍裙。高挑个儿圆脸盘,高挽着发髻。黑漆漆的眼珠子跟她手上的大金镯子在灯光下烁烁发亮。她在楼梯口等着我们,足足有半个多小时。

“哎呀!亲家母!俺们全家可把您给盼来了!”纯正的东北口音,浓郁的亲情味儿,一下子化解了我初来乍到的窘迫。三嫂三脚并两步,上前一把拉住我的手。那双手厚实、宽大,略显粗糙却温暖有力。三嫂指着桌上的每道菜,告诉我菜名以及做法。酸黄瓜汤、气饼、鸡蛋酱,是我至今都无法忘却的美味。席间大家闲聊。他们兄弟姊妹也谈淡家理事。大嫂年长,大哥去世后一个人住在街里,守着偌大的菜园。邻居欺她弱小,指责她家院里大锅台的烟味,叫她挪到后面。三嫂听了杏目圆瞪:“咱家的锅台自打有了这屋就摆这儿了,怎么大哥刚走,就碍事儿了呢?明儿我去理论理论,不兴这么欺侮人的!”“好好三嫂!我心里暗暗点赞。席间尽是美味。三嫂布菜,也不强劝。我因在火车上听到上铺的东北大姐提了一嘴东北“汤子”,就随口问了一句:“啥叫汤子?听说快失传了。”三嫂忙接过话头:“你知道汤子?明天到三嫂家,三嫂现场给您做!明天都上咱家啊!包饺子,做汤子。老三,明早四点叫醒我!”

第二天到了三嫂家,我愣了一下。昨晚那个穿裙装、卷发髻、穿高跟鞋的三嫂像变了个人。一身宽松的居家服,单一件护衣。双手拿着铲子水碗。客厅的桌子上已经上了一桌子菜,都是三嫂亲自做的。她忙忙地招呼我们,又忙忙地走进厨房。除了一桌子早做好的菜,盆里的面团被三嫂揉得正筋道,缸里的酸菜丝切得整齐,连肉糜都是三嫂一刀刀剁出来的。我赶紧说:“三嫂,您受累了!”她说:“累啥呀?一年也没几回一大家

霜降刚过,天气果真越来越凉了,对我这个耄耋之年的老头子来说,老骨头经不住冻了。知父莫如儿,儿子及时买了四双厚厚的毛绒袜子放在我的床头,我顿时心里暖暖的——他知道我冬天喜欢穿着袜子睡觉。

说起来不怕人笑话,天气一冷,我的一双脚很不争气,晚上上床,一双脚就跟从冰窖里捞出来似的,冰冰冷冷。睡不着觉,十分难受和无奈。脚冷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,因为人的双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地方,老年人血液循环本来就弱一些,阳气不足,当然脚就冰冷了。怎么办呢?我用热水袋暖过脚,也用“汤婆子”焐过脚,效果虽然不错,但感觉到有点烦人。我想,人们白天穿袜子可以保暖,夜晚为什么不可以呢?于是自作聪明地穿上袜子一试,真的有效果。上床被窝里一钻,一会儿工夫,穿着袜子的双脚居然暖和和的了。就这样,多年来,冬天我都穿着袜子睡觉了。

冬天穿着袜子睡觉,我慢慢体会到了不少好处。首先是改善了睡眠。不穿袜子睡觉时,双脚冰冷,体感不舒服,翻来覆去睡不安稳。夜晚睡不好,白天少精神。穿着袜子睡觉,情况大不同。由于脚暖和了,浑身血液循环畅通了,对睡眠有辅助作用。睡眠好了,人的精气神当然就好了。还有一个大好处,那就是感冒少了。老年人抵抗力差,容易感受寒凉。一旦感冒,很容易引起并发症,如鼻窦炎、中耳炎、扁桃体炎以及眼膜炎等,严重的能引起肺炎、心肌炎。穿袜子睡觉能防感冒,既简单又方便得很。

睡觉时穿的袜子,我也是有一些讲究的。绝不能白天穿的袜子不脱就上床睡,这样不卫生。睡觉穿的袜子首先要宽松,不能紧绷绷的;其次最好是棉织品,透气吸汗;第三,尽量穿厚一点的棉袜,这样保暖效果会更好一些。

三嫂

□ 濮颖

子聚一起!开心!”趁着做菜的空档,给我看了她腌的糖蒜,晒的茄干和豆角。等到十月一过,这些干菜就是过冬的宝贝。放在水里浸泡开了,跟小鸡儿、排骨一锅炖,喷香。

做汤子了。果然复杂。揉好的玉米面和成饼状,在开水中煮熟,再捞起揉成团,一手托面,一手用“哨子”(一种压面的工具)挤面,玉米面从“哨子”里挤成条状入沸水中。捞起,用鸡蛋酱拌匀,嘎嘎香。

午后,三嫂安排我小憩。房间不大,整洁干净。尤其是床单,一丝褶皱都没有。乳胶的枕头,云丝被。我刚头靠枕头,三嫂又给我拿来护眼仪:“听弟妹说,你眼睛老是酸涨,试试这个!听说你昨夜胃疼,咋不给咱打电话呢!再晚也给你送药哇!让你扛一夜,老遭罪了!”等到午睡醒来,床头柜上已经放了一大包药,治胃疼的,止泻的,抗感冒的。

晚上四叔请客,三嫂早早进了卫生间。再出来时,眼前又一亮。黑色的香云纱套裙,高跟鞋。那一抹口红就像一道靓丽的彩虹。下楼时她扶着我,过马路时,她也扶着我。边走边聊:她的女儿在辽宁,可孝顺了。经常给她们邮吃的用的,成天就忙收快递。去年过年给换了个大彩电。年轻大了,眼睛花了,看大电视老费劲了!此时三嫂的圆眼睛眯成了月牙儿。

最难忘的是在街里大嫂家吃杀猪菜。地里扯一把小葱冲冲水就扔油锅,用小木棍一挑滚出一个小土豆。烤串,乱炖。三嫂负责炖猪头。“亲家母!扒猪头了!亮亮的嗓子,把我从屋里引到屋外。三嫂扒开猪猪肉,将一块油汪汪的肉塞进我嘴里。“香啵?”“香!”又是一块。

前段时间,收到三嫂邮来的快递:一包土豆干,一包萝卜干,两包油豆丝干。尤其油豆丝干,泡发好后炖排骨,那味道,一个字:赞。

穿着袜子睡觉

□ 陈治文

慢体会到了不少好处。首先是改善了睡眠。不穿袜子睡觉时,双脚冰冷,体感不舒服,翻来覆去睡不安稳。夜晚睡不好,白天少精神。穿着袜子睡觉,情况大不同。由于脚暖和了,浑身血液循环畅通了,对睡眠有辅助作用。睡眠好了,人的精气神当然就好了。还有一个大好处,那就是感冒少了。老年人抵抗力差,容易感受寒凉。一旦感冒,很容易引起并发症,如鼻窦炎、中耳炎、扁桃体炎以及眼膜炎等,严重的能引起肺炎、心肌炎。穿袜子睡觉能防感冒,既简单又方便得很。

睡觉时穿的袜子,我也是有一些讲究的。绝不能白天穿的袜子不脱就上床睡,这样不卫生。睡觉穿的袜子首先要宽松,不能紧绷绷的;其次最好是棉织品,透气吸汗;第三,尽量穿厚一点的棉袜,这样保暖效果会更好一些。

遇见,是生命写给日常的诗

□ 天若

道里,空气里飘着股子塑料和电线的味儿,我突然想起那位实诚的老板弟弟,手往口袋里摸手机,刚把手机掏出来,老公就拽了拽我胳膊:“去这家再问问!”

我抬头一瞧,摊位后的人看着面熟,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倒是他先盯着我看了会儿,迟疑着开口:“我看你面熟,你以前来买过东西。”我一时还未想起来他是谁,以为只是老板和顾客套近乎的套路。

我们开始选购起想要的商品。我看中个音乐播放器,他拿出来,按下开关,歌声就飘了出来,不高不低,正好裹住耳朵。我换着歌听,他也不催,就站在一旁,时不时说句“这歌听着顺耳”。想买车载充电支架,他翻了翻柜台,说“只有普通的,不能充电”。正说着,门口进来个男人,喊他吃饭,说“今晚咱哥俩去喝两盅”。他却转头问那男人:“你不是在网上买过车载充电支架?给这位大姐推荐推荐。”在他好友的热心帮助下,我在网上购买到了心仪的车载充电支架。这些细碎的暖心之举,让你感觉

儿子出生

□ 章双双

具体的数据或是物质来衡量的。我想,我在逐渐体会着有孩子的家庭的幸福。

在邮城工作,跟老丈人一家一起生活,所以儿子也是由丈母娘照顾着。龙奔戴庄,从东直直地望到西,也不过十几户人家。老人居多,年轻人很少住在庄子里,小孩就只有儿子一个。儿子会